

悦读悦美 ·

歌不尽的风情 · 宋词

侯皓元 著



悦读悦美

歌不尽的风情

宋词

侯皓元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悦读悦美·歌不尽的风情·宋词

作 者 侯皓元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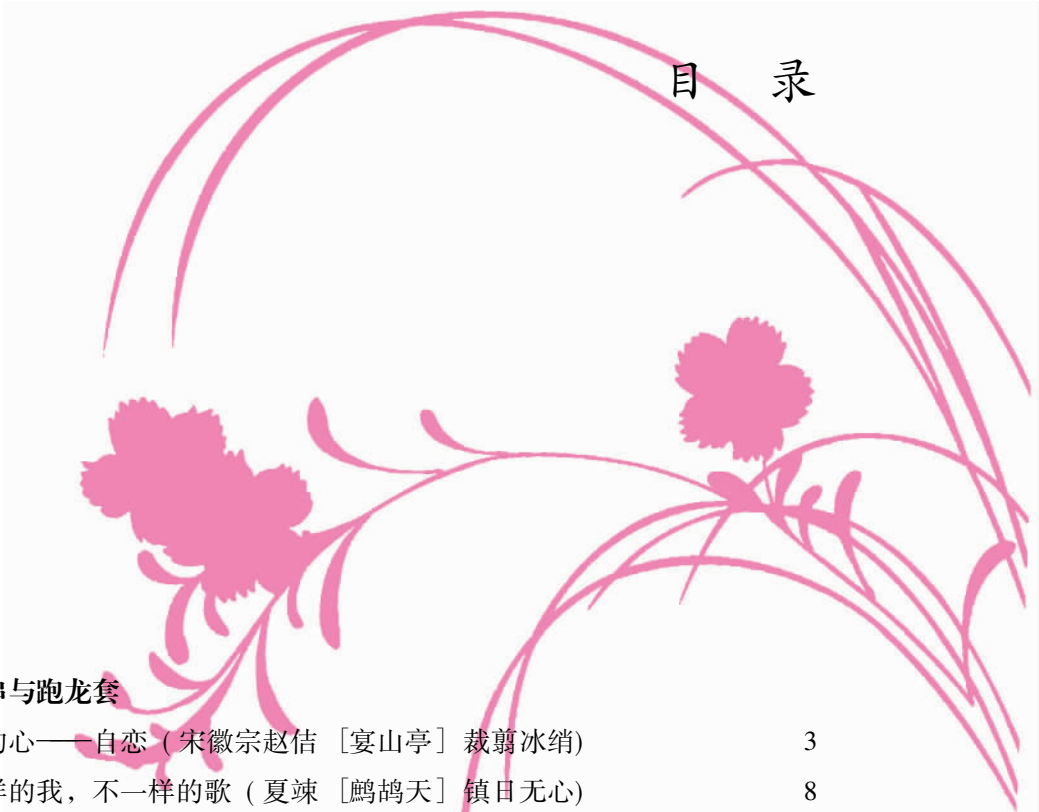
开 本 787mm × 1095mm 16 开 12.25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189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224 -

定 价 元



目 录

上篇：客串与跑龙套

皇上的心——自恋（宋徽宗赵佶〔宴山亭〕裁翦冰绡）	3
不一样的我，不一样的歌（夏竦〔鹧鸪天〕镇日无心）	8
唱来的老婆（宋祁〔鹧鸪天〕画毂雕鞍）	13
铁石心肠销魂语（范仲淹〔御街行〕纷纷坠叶）	18
又一个铁血宰相的妩媚（王安石〔千秋岁引〕别馆寒砧）	24
历史的目光中（司马光〔西江月〕宝髻松松）	30
南方人怎么了（寇准〔望江南〕波渺渺）	34
隐士曾经的爱情（林逋〔长相思〕吴山青）	39
落魄王孙的悲情（钱惟演〔木兰花〕城上风光）	45
无情未必真豪杰（岳飞〔小重山〕昨夜寒蛩）	51
从风流浪子到大英雄（文天祥〔满江红〕燕子楼中）	56

中篇：职业歌手排行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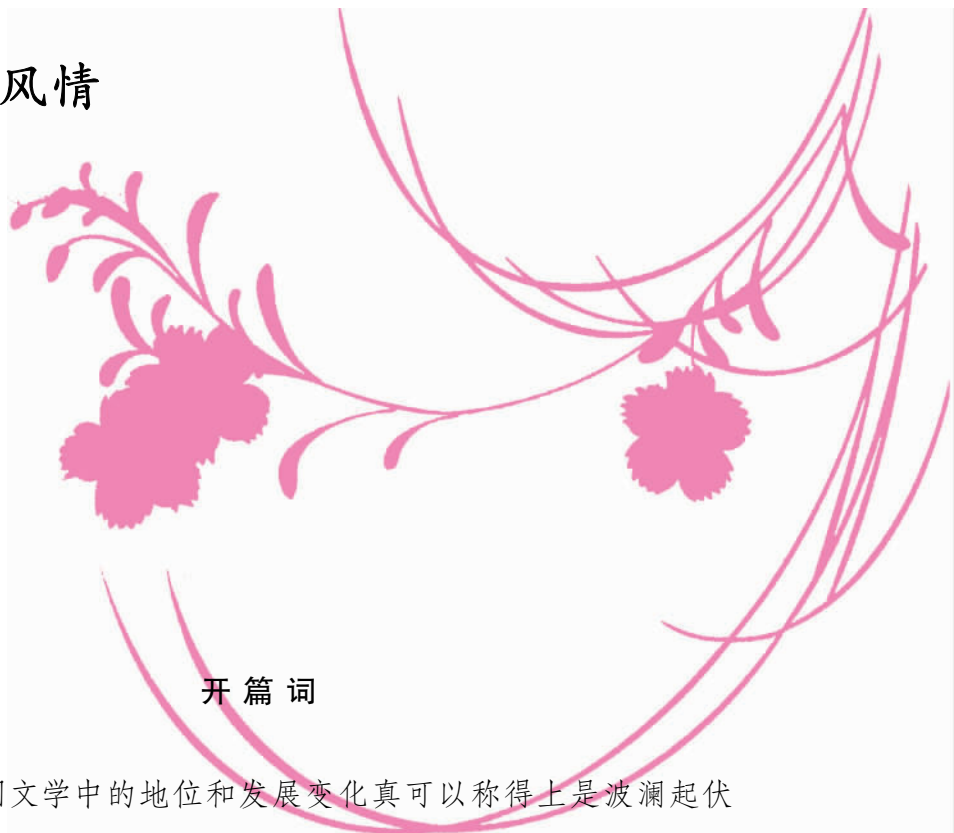
什么才是有钱人的歌（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	65
一代文宗的“艳照”记（欧阳修〔南歌子〕凤髻金泥带）	69

聪明人的爱情（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	73
下地狱又能怎么样（黄庭坚〔归田乐引〕暮雨蒙阶砌）	78
无坚不摧的情歌（张先〔一丛花令〕伤高怀远）	83
花丛中，那曲伤心的歌（柳永〔定风波〕自春来）	87
情深深，雨濛濛（晏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	92
梦幻的情，永远的梦（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	96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贺铸〔鹧鸪天〕重过阊门）	100
偷听来的歌（周邦彦〔少年游〕并刀如水）	104
宋代的超级女声（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	108
失算的最后一着棋（朱敦儒〔鹧鸪天〕我是清都）	113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辛弃疾〔青玉案〕东风夜放）	118
打开一扇梦幻的窗（吴文英〔唐多令〕何处合成愁）	123
情归何处（史达祖〔双双燕〕过春社了）	127
白石之歌（姜夔〔踏莎行〕燕燕轻盈）	131
兄弟，别乱来了（刘克庄〔玉楼春〕年年跃马）	137
看不到你的心（张炎〔解连环〕楚江空晚）	141
弃妇（王沂孙〔如梦令〕妾似春蚕）	145

下篇：想唱就唱

爱如江水（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151
万水千山总是情（王观〔卜算子〕水是眼波横）	155
月亮代表我的心（吕本中〔采桑子〕恨君不似）	159
也曾寂寞（向子諲〔梅花引〕花如颊）	163
风尘中的尘（严蕊〔卜算子〕不是爱风尘）	167
要命的邂逅（陆游〔钗头凤〕红酥手）	171
和尚也痴狂（仲挥〔柳梢青〕岸草平沙）	175
肝肠能作几回断（朱淑真〔江城子〕斜风细雨）	179
伎女的情与意（蜀中伎〔市桥柳〕欲寄意、浑无所有）	184

歌不尽的风情



开 篇 词

歌词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发展变化真可以称得上是波澜起伏一波三折。

据说，在人类还处于蒙昧阶段的时候，唱歌就作为一种本能的娱乐方式出现了。千辛万苦弄到只小野猪大野牛，终于有肉吃了，别急，篝火晚会先。《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为了追到那玩命狂奔的野猪野牛，已将腹中剩余不多的食物消耗殆尽，外加筋疲力尽，还要空着肚子围成圈蹦蹦跳跳，心里还要核计着自己该分那只小猪的什么部位，能分多少肉，我们的祖先活得可真不容易呀。

歌词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劳动监督。《淮南子》中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大家一起抬一块巨大无比的木头，前面的人有节奏地喊着号子“嗨哟”，后

面的也紧跟着喊“嗨哟”。也许是为了防止某些偷奸耍滑的家伙投机取巧，也许是为了怕某些人狂用力闪了腰，我们聪明的祖先很早就发明了劳动号子，干活的时候要“一二三，起”，大家一起用力，发扬蚂蚁搬山的精神，同时谁也别想偷懒。

最早歌词与诗是难以区分的。但是，当“诗”明明白白还是“歌”的时候，它的地位绝对是高得让人没话说。无论是颂诗三百还是歌诗三百，都是社会贤达的基本技能之一，是作为上流社会基本教养的一种体现。所以孔夫子教导人们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中国社会秩序的集中体现，诗礼对举可见其意义重大。另外，别忘了那时的“诗”原原本本彻彻底底就是歌词，不掌握两首流行歌词，就没法开口与人交流，那也就没法在社会上混了。

歌词发展史上最重要、最关键的阶段，是由政府出面正式成立了皇家音乐学院——乐府。有人将其归功于那位会唱歌的皇帝——汉武帝，他创作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在当年也是唱红大江南北的。但乐府的首创权确实不属于他，现在挖掘出来的地下宝贝再一次证明“我爱音乐我爱歌”其实有着更悠久的历史，出土的秦朝乐器上就已经刻有乐府字样。只是汉武帝的乐府正式明确了它作为歌词收集兼创作中心的职业化趋势，所以它的名气和声望以绝对的优势埋没了秦乐府。当时虽然没有男歌手女歌手之分，男人善歌也不算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李延年当着皇帝高歌一曲“我的妹妹最漂亮”——“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结果自己一不留神就做了皇帝的大舅子。

后世皇帝中“最佳歌词创作者”的桂冠恐怕非南唐后主李煜莫属了，现今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数十篇歌词，可以称得上篇篇佳作，字字珠玑。更重要的是这位皇帝，为了艺术的审美可以不爱江山爱美人，为了一曲“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而付出

生命的代价。

到了宋代，歌词创作更是盛极一时，以至于被王国维列为“一代之文学”，号称“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但不知怎么回事，它怎么搞都弄得不像正经行当。词甚至一度沦落为厕所文学，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宋初有个叫钱惟演的人只有在如厕时才读词：“演自称素好读书，坐则读史，卧则读小说，如厕则读小词，盖未尝以释卷也。”感觉有些类似于某些浴室歌手，自我感觉不能见人的东西只好在排污去垢的地方独赏。显而易见，这词的地位眼看着是每况愈下了。至于作者，柳永因一句“忍把功名换了，浅酌低唱”而被皇上赐了“且去填词”，不得不去当了专业的歌词创作者；又一句“针线闲拈伴伊坐”被宰相晏殊当面狠狠嘲笑了一通。黄庭坚的“淫词艳曲”被人责为要下“阿鼻地狱”，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被人批驳“外行”——“不当行”，秦观的小词被讥讽为“娘娘腔”——“女郎风味”，看看，在宋代，当个歌词创作者怎么就这么难？这几位都当得上是鼎鼎大名的人物，都还会受到不同的批评。但是，正因为难，才愈见那时对这种只堪娱乐赏玩的东西并非当真从骨子里看不起它，所以到了清代，受乾嘉考据派的影响，连这种小词也被人赋予了“微言大义”，把宋人好不容易找出来的一块轻松地弄得又紧张起来，把好端端一个可以自在地高唱“你爱我、我爱你”的场所政治化了。

但不管怎样，今天的宋词读者，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正是冲着宋词那副“不正经”的腔调去的，而那些“不正经”的腔调，上有《诗经》的“郑卫之风”顶着，下有元曲垫着，倒是那位“奉旨填词”的柳三变，他的那句“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真正说出了宋词的关键——风情。如果没了风情，宋词的吸引力恐怕要大打折扣。而我们也看到了，宋代，上至皇帝以及皇帝的七大姑八大姨，中及高干、高干子弟和广大的公务员，下至歌儿舞女，无不兼善此道，无不热爱此道，流风所及，大多数的流行歌百转千回，

藏头护尾，依然绕不过风情两字。

此正是，说不尽的宋词，歌不尽的风情。一曲当筵泪落，千载悠悠此心。

上篇

客串与跑龙套



宋代会写歌词的人真多，简直和唐代是人就会写诗的盛况相差不多。诗歌从汉乐府以后，大规模的谱上曲子供人们歌唱的机会就少多了，更多的成为吟诗。而摇头晃脑的吟诗，一来分贝有限，传播力不强，穿透效果自然不佳，再加上如果名望不高，又没人提携捧场，要想老百姓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可以说基本没有可能性。

然而，就像如今的歌坛一样，很多人原本没发现自己有唱歌的潜质，打小也就没练过唱歌，可一旦成了闪闪发光的“星”，这一星光灿烂可了不得，立马就成了三栖、四栖的百变星君，甚至搞得本行成了副业。所以，歌词能否万众瞩目，很多时候取决于一些外在的因素。

大宋朝也有这么几位同志，平日里忙得不可开交，比如皇上、宰相、学者（特别是反对玩物丧志的道学家），这些基本上都是日理万机或者冥思苦想学术问题的人，偶尔染指歌词行业，结果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不凡之作。本来只是偶尔来客串一下，跑跑龙套，但出人意料的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们所作居然都成了名篇大作，备受世人推崇。其实应该纠正一下，是备受专业人士推崇。比如赵佶、夏竦、范仲淹、王安石等人，甚至那位专门捡上厕所的时间来读词的钱惟演，他们的词都让许多职业歌手自愧弗如。

A decorative illustration of pink carnations with green leaves, positioned behind the text on the page.

皇上的心——自恋

裁翦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者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宋徽宗赵佶 [宴山亭]

中国的皇上是一个不可以评价的职业，所以皇上所做的一切，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完全不在世人的评价体系之中。除了唱赞歌之外，一般来说，没有可以置喙的地方。然而，皇上的所作所为一旦有了与其职业身份不符之处，往往成为其当个好皇上的最大障碍。后蜀孟昶、南唐李煜全都是才艺满身的人，却个个下场凄凉，都是不远的前车之鉴，但就是有人要视而不见，执迷不悟。

宋徽宗赵佶就是这样一个皇上。赵佶是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在位二十五年，年号换了不少，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等等，每个年号都赋予了天赐吉祥的意义。赵佶如果不是皇帝的话，在中国文学史或艺术史上没准会有更高的地位。他除了没当好皇帝外，其他的杂耍技艺几乎无一不精，事实上他对这些事情的热情都远远超过了他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所以，早

早的他就不想干皇帝这让人劳心费神的活了，“内禅皇太子”。二十五年的时间，国家被他搞得一塌糊涂，一看金人打过来，慌了手脚，赶紧辞职不当皇上，把烫手的山芋扔给了儿子，自己当了游手好闲的太上皇。只可惜继位的小皇上，和他一样不务正业，这可怜的父子俩被金人捉到了遥远的北方，最后落个客死异乡的悲惨下场。这就是大宋历史上最屈辱的一页——靖康之难，后来岳飞不断努力奋斗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把这两个皇上从金人手里要回来。

在皇位继承权严格立嫡立长的年头，赵佶本来是无论怎么排也轮不到他当皇帝的。哲宗死后，没有儿子继位，皇太后就和大臣们商议在神宗的儿子当中选一个来当皇上，赵佶是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想想他前面有十个候选人啊，怎么可能轮到他呢。可是，神宗的前八个儿子全没成，第十个儿子也早早死了，而老九偏偏天生视力残疾，大概是白内障青光眼之类后期，两眼一抹黑。看看还有没有天理，大家争来抢去的东西，在他简直是好运从天降，赵佶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当了皇帝。

要说赵佶还真是个智力超群的聪明人，诗文书画样样精通。工笔画富丽典雅，书法劲逸，号瘦金体，乃自成一家。精通音乐（是他创作好歌词的潜在条件之一），通经书，擅长骑马打猎（只是没想到“北狩”是给人猎了去），也就是史书所说的“笔墨丹青、图史射御，无所不精”。可惜，他多才多艺的这些本事都和当皇上无关。《水浒传》里官逼民反的那些事都出在他身上，任用奸佞小人蔡京等人，为了自己的艺术爱好在江南搜集奇花异石搞什么花石纲，就是杨志最先翻船丢了公务员职务的那事。三宫六院的嫔妃厌烦了，还偷偷溜出去和一代名伎李师师约会，而且不知怎么对李师师还真是念念不忘。据说他被关在北国坐牢时，还怀念着李师师，甚至在写什么《李师师传》（张义端《贵耳集》）。他这种人怎么能当好皇帝，完全的个人中心主义，无论是诗词书画还是奇花异草乃至美女，全是他随心所欲的物品。所以元代的王仲晖在《雪舟脞语》中说他是“徽宗事事皆能，唯不能做君主”。

皇上的心与一般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没心没肺。爱之欲人生，恨之欲人死，在他都只是一念之间而举手投足就可以完成的事。所以我们很难看到哪个皇上真的对什么人有诚挚不移的感情，只有对他自己除外。

所以，大宋赵皇上的一曲《宴山亭》，自顾自地唱给自己听，居然给他唱得深情款款，缠绵悱恻。

一眼望去，只感到，虚无缥缈的美，无穷无尽的愁，红颜易衰的悲，背井离乡的怨，在一声声倾诉中流动，说不尽的低沉委婉缠绵。

也许我们完全不用管他究竟写得是什么？

上阕起笔，“裁翦冰绡，轻叠数重，淡着燕脂匀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多么优美的场面，如花美眷的洁白绢丝服饰在飞舞轻扬叠沓，淡淡的胭脂点染出层层雪白中的一抹桃红。看不出丝毫的情感流露，情感在大山崩发前被压缩到极限。

紧接着，“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雪白与桃红的相映相衬下，美人的娇艳与浓香不仅让人痴迷沉醉，连天上的仙女也会自惭形秽。“羞杀”一词是在高压下释放的一线情感，但却是一个没有情感主体的感情。丽质天生的美女，让“蕊珠宫女”无奈而深以为憾。

然而，笔锋一回，急转直下，“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山崩地裂，川溃河决，凄苦之情一泻而下，不是流动的情景，而是一副截图：风雨中，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风雨中，残红片片舞，无语怨东风。情与景融为一体，不可须臾分离。虽然说得出的愁苦，也许还算不得苦到极处，愁到无路。但是，当这脱口而出的一声“愁苦”融到满院的凄凉和“无边丝雨细如愁”的暮春苍茫后，淡淡的愁绪，刚刚还在若有若无间，现在已变得无边无际无时无处不在了。

再看，原来这词还有一个副标题“北行见杏花”。这才恍然，原来是杏花，“杏花春雨江南”的杏花。

与杭州比起来，洛阳是北方了，但与天寒地冻的东北比起来，洛阳是地地道道的南方，而且简直是天堂。在天堂中的人们，不会想到世间还有地狱。做皇上的，恐怕从没想过自己会到“天遥地远魂飞苦”的五国城去过“坐井观天”的日子。

史书中讲到徽宗皇帝赵佶，一定不会忘了那一年：靖康二年（1127），用他的话讲叫“北行”，一般的史书中会称“北狩”，只是这一次既不是到北方游山玩水，也不是到北方猎豹打鸟，而是被金人绑了去，做了俘虏。

一路走来，风花雪月依旧，心情沉重得无法抬头。只是，面对兵荒马乱的满目凄凉，他没有内疚，只有懊悔；面对残毁破败的大好河山，他没有渎职的负罪感，只有心痛的失落感。

因为，皇上的心中从来都只有自己，自恋，无以复加的自恋，连反省的勇气都没有了。项羽在走投无路时还感慨，“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在乌江边上以无颜见江东父老而横刀自刎。然而大宋国的皇上不会自刎，他只知道天地是而他而设，臣民是而他而生。山河破碎，百姓生死，全都与他无干，只要他自己快乐就行。在位的时候，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花团锦簇，歌舞升平，眼见的都是花一般的美人。这样还不知足，还要去偷，偷偷地去会一代名伎李师师。无尽的缠绵中，不知自己的江山在他人的虎视眈眈中正日渐凋零。

而当他快乐时，自恋的他绝不会有丝毫的内疚和负罪感。囚笼中，一路颠簸着往更遥远的北方赶路。头脑中闪现的是昔日的奢侈浮靡，眼前晃动的是杏花，抑或是美人，他已无从辨别。然而，没心没肺的他也在独自体味着难言的心痛。

下阕，所有压抑着控制着遮遮掩掩的情感完全任其喷薄而出。“凭寄离恨重重，者双燕何曾，会人言语”。人与花已混为一体，花无言而怨，人有言而无从怨。怨恨的目光中不会看到希望之光，见月伤心，恨燕成双。怨，投射着心灵的孤寂。然而，心中所想，却不过是“故宫何处”，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羁绊中，归家的路已模糊得没有痕迹。遥遥无期的盼望中，怎能不想过去的幸福时光。想，又有什么用呢，此生已无望，只能于梦中再回到昔日的故园。悲伤之情，哀毁销骨，情至于此，又何以堪。

已经痛到了无以复加，只能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梦境，只能在梦里再回到属于自己的大宋王朝。然而，一句“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再次将最后一点希望击得粉碎，心也被击得粉碎，一滴滴殷红的血随着脉动渗出，痛，已经没有了知觉。

这首《宴山亭》是他在靖康之后的作品，而此前他快快乐乐当皇帝时可不是这个凄凄惨惨的调子，唱的歌也多是靡靡之音，像什么“清歌曼舞从头按，等芳时开宴”（《探春令》）“风阙端门，棚山彩建蓬莱”等（《声声慢》），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事实上，在赵佶当皇帝的问题上，并非所有的人都糊里糊涂地认为选个名正言顺的人当就行了，当时有个眼光锐利的大臣章惇就在皇太后与朝臣商量谁当皇帝时，认定赵佶这家伙不适合当皇上，认为赵佶是那种“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人（《宋史·徽宗本纪》）。但历史有时候就是喜欢开这样的玩笑，把

不适合的人放在一个不适合的位置上，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宴山亭》词略似之。”其实不止王国维，有很多人都喜欢把赵佶与南唐后主李煜相提并论，徐铉就认为他的词“哀情哽咽，仿佛南唐李后，令人不忍多听”（《词苑丛谈》卷六）；贺裳甚至认为赵佶的《宴山亭》比李后主的《浪淘沙》“其情更惨矣”（《皱水轩词筌》）。赵佶在业余爱好中用穷奢极欲的刀刮着自己的国土，最后划破的却是自己的心。虽然以血书唱出的最后哀歌很感人，但最先感动的恐怕还是他自己，因为在他们眼中，“朕即天下，天下即朕”，一切只是为了他自己。





不一样的我，不一样的歌

镇日无心扫黛眉，临行愁见理征衣。尊前只恐伤郎意，阁泪汪汪不敢垂。
停宝马，捧瑶卮。相斟相劝忍分离。不如饮待奴先醉，图得不知郎去时。

——夏竦 [鹧鸪天]

已故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罗京当众唱了曲《千里之外》，顿时一片哗然，一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人物居然会唱流行歌，而且还唱得那么好，让人瞠目结舌。北大校长许智宏在学校的庆典仪式上，一首《隐形的翅膀》竟唱得声情并茂，让许多人吃惊的舌头半天缩不回去。

人们都以为，言为心声，什么样的人，唱什么样的歌，而且只能唱什么样的歌，一切都有定数，否则，就是出位。

很多人相信，读史可以明智。许多事情古已有之，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最起码，可以减少许多大惊小怪的讶异。

先看看夏竦的这首词：一个痴心的女子，与心上人依依惜别。黛眉长敛，红颜愁损。离别宴席上，又怕远行的情人不快，只好将苦涩的泪流进心里。默默地替他拴好远行的宝马，拿出珍藏的精美酒器，说着宽慰情人的贴心话，心中却是撕心裂肺地痛，暗地里想，不如自己先醉过去吧，一觉醒来，眼前也许